歐陽修《蝶戀花·庭院深深深幾許》 姓名：

庭院深深深幾許，楊柳堆煙，簾幕無重數。

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台路。

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

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。

語譯

庭院深深，不知有多深？楊柳依依，飛揚起片片煙霧，一重重簾幕不知有多少層。豪華的車馬停在貴族公子尋歡作樂的地方，她登樓向遠處望去，卻看不見那通向章台的大路。

春已至暮，三月的雨伴隨著狂風大作，再是重門將黃昏景色掩閉，也無法留住春意。淚眼汪汪問落花可知道我的心意，落花默默不語，紛亂的，零零落落一點一點飛到鞦韆外。

注釋

1. 幾許：多少。許，估計數量之詞。
2. 堆煙：形容楊柳濃密。
3. 玉勒：玉制的馬銜(套在馬嘴上用以控制方向的鐵製器具)。
4. 雕鞍：精雕的馬鞍。
5. 遊冶處：指歌樓妓院。遊冶：以聲色為娛。
6. 章台：漢代長安內的一條街，歌妓聚居之地。
7. 亂紅：凌亂的落花。

賞析

上片開頭三句寫“庭院深深”的境況，“深幾許”於提問中含有怨艾之情，“堆煙”狀院中之靜，襯人之孤獨寡歡，“簾幕無重數”，寫閨閣之幽深封閉，是對大好青春的禁錮，是對美好生命的戕害。“庭院”深深，“簾幕”重重，更兼“楊柳堆煙”，既濃且密——生活在這種內外隔絕的陰森、幽遂環境中，女主人公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壓抑與禁錮。疊用三個“深”字，寫出其遭封鎖，形同囚居之苦，不但暗示了女主人公的孤身獨處，而且有心事深沉、怨恨莫訴之感。因此，李清照稱賞不已，曾擬其語作“庭院深深”數闋。顯然，女主人公的物質生活是優裕的。但她精神上的極度苦悶，也是不言自明的。

俞陛雲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》：此詞簾深樓迥及“亂紅飛過”等句，殆有寄託，不僅送春也。或見《陽春集》。李易安定為六一詞。易安云：“此詞餘極愛之。”乃作“庭院深深”數闋，其聲即舊《臨江仙》也。毛先舒《古今詞論》：永叔詞雲“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。”此可謂層深而渾成。何也？因花而有淚，此一層意也；因淚而問花，此一層意也；花竟不語，此一層意也；不但不語，且又亂落，飛過鞦韆，此一層意也。人愈傷心，花愈惱人，語愈淺而意愈入，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跡，謂非層深而渾成耶？　“玉勒雕鞍”以下諸句，逐層深入地展示了現實的淒風苦雨對其芳心的無情蹂躪：情人薄倖，冶遊不歸，意中人任性冶遊而又無可奈何。

下片前三句用狂風暴雨比喻封建禮教的無情，以花被摧殘喻自己青春被毀。“門掩黃昏”四句喻韶華空逝，人生易老之痛。春光將逝，年華如水。結尾二句寫女子的痴情與絕望，含蘊豐厚。“淚眼問花”，實即含淚自問。“花不語”，也非迴避答案，正講少女與落花同命共苦，無語凝噎之狀。“亂紅飛過鞦韆去”，不是比語言更清楚地昭示了她面臨的命運嗎？“亂紅”飛過青春嬉戲之地而飄去、消逝，正是“無可奈何花落去”也。在淚光瑩瑩之中，花如人，人如花，最後花、人莫辨，同樣難以避免被拋擲遺棄而淪落的命運。“亂紅”意象既是下景實摹，又是女子悲劇性命運的象徵。這種完全用環境來暗示和烘托人物思緒的筆法，深婉不迫，曲折有致，真切地表現了生活在幽閉狀態下的貴族少婦難以明言的內心隱痛。

當然，溯其淵源，此前，溫庭筠有“百舌問花花不語”（《惜春詞》）句，嚴惲也有“盡日問花花不語”（《落花》）句，歐陽修結句或許由此脫化而來，但不獨語言更為流美，意蘊更為深厚，而且境界之渾成與韻味之悠長，也遠過於溫、嚴原句。

(資料來源：<https://bit.ly/3p6BFy2>)

補充